

◎编者=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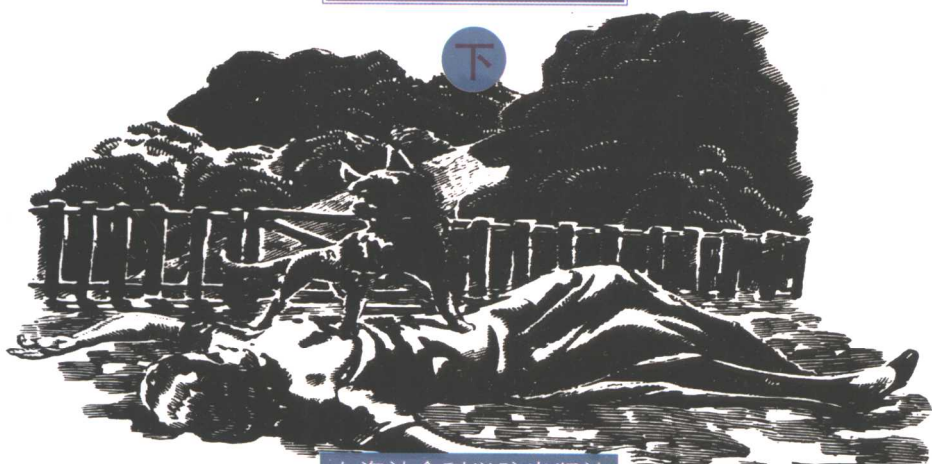
1926—1945

THE COMPANION PICTORIAL

良友

小说

下



◎编者=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



1926-1945

THE COMPANION PICTORIAL

良友

小说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26—1945良友小说 / 程德培, 郜元宝, 杨扬编. —上海: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81-264-4

I. 1. 1... II. ①程... ②郜... ③杨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0923 号

1926 — 1945 良友小说

编 者: 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

责任编辑: 余 同

设计制作: 夏季风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http: //www.sassp.com E-mail: sassp@online.sh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浙江萧山日报印刷厂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印张: 35.75

插页: 8

字数: 401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681-264-4/I·034

定价: 58.00 元 (上下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良友

40¢



號月八
期八〇一第

THE YOUNG
COMPANION

AUG-1935 · NO. 108

由于种种原因,本书仍有个别作品未能联系到作者,希望作者本人或版权继承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,以便支付稿酬。

目 录 (下)

CONTENTS



黑 婴	圣诞节的前夜	1
沈起予	野宴之夜	14
欧阳山	消遣	26
王家楫	清炖肘子	38
韦杰三	海上生涯	48
卢梦殊	战云	58
余世鹏	老鹤归巢	78
春 萍	微弱的声音	88
卢梦殊	还愿	95
亦 我	泪的缺乏	105
红 焰	长虹	113
陈虞孙	汉光	123
深 夷	第三箭	130
卢梦殊	十三夜	140
叶鼎洛	归家	149
杜 衡	寒夜	163
何家槐	追	169

■ 黑 婴

圣诞节的前夜

—

雪降着……

无尽长的寒夜笼罩着哈尔滨。

漆黑的长空飞飘着银色的花瓣，挟着尖利的风吹向人家的屋顶上去。直立街的尽头的是一间礼拜堂；正颤抖地从塔尖放出一阵阵的钟声，划过街上每一家的门口，刺着人们的心。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刚喝完了他手里的一杯威士忌苏打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觉得脑袋有点沉重，站起身的时候很费了些劲儿，唇片格格地打着战，他是需要回家安息去的了。

——圣诞节的前夜呵！

说着，猛地又坐下去。

玛丽亚睁着奇异的眼珠子，瞧着他。像今天晚上那么颓丧的样子是很

少碰见的，柴可洛夫从前可是顶爱拉了她来唠叨——譬如讲一段他在圣彼得堡时的故事的吗？

现在，柴可洛夫伏在酒杯旁边。

他是喝了太多的酒了……

玛丽亚送走了一位客人，里边的座位已经空了下来，只留着柴可洛夫伏在那里，睡着了似地，一动也不动。大肚皮的老板也眼涩涩地坐在柜台边打盹。她替他把那支燃在手上的雪茄弄熄了，就朝着那年轻人的身边走过来。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顶多也不过二十五岁的光景。在玛丽亚的眼里，他是有着太精灵的眼珠子和健康的身子。为了两年来柴可洛夫一天一次地到这里来，他们是十分相熟的了。

她挨着坐了下来，叫着：

——亚力山大……

他耸动了一下身子。

——亚力山大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——玛丽亚，给我伏尔加吧！

——你已经喝得太多了！

——我求你……

他抬起脑袋，望着她。

不行！你……

——我怎么样？

——你喝了那么多还不够吗？

——可是……

——十二点敲过了，你应当回家去！

她搀着柴可洛夫的健壮的身子，然而他并不就站起来，只两眼炯炯地注视着玛丽亚。

在微微暗淡的灯光下面，玛丽亚有一副俄罗斯风的脸。不晓得怎么样，他觉得玛丽亚今天晚上异常的美丽。

他猛的捉住她的手，说：

——玛丽亚，你多么美丽呵！

——不要说这些话吧！

——玛丽亚，你……



万赖鸣插图

——亚力山大,时候不早了!

她急激地催促着。然而柴可洛夫却纠缠着:

——玛丽亚,你听我说,我今天不想回家去。而且亲爱的玛丽亚,你
不知道我的家里……哦,上帝看见的,她是那么美丽的,可爱的人哪!玛丽
亚,和你一样!

——你在说谁呀?

——你不知道吗?我说安娜呀!

——安娜?

——对了。

——是你的……?

玛丽亚的心在卜卜地跳,问着。

瞧见她一起一伏,跳动得很紧的胸脯,柴可洛夫愣了一会。他叫玛丽亚
在他的对面坐下来,说:

——我告诉你:我家里有个五十多岁,病倒了的母亲;有个妹妹安娜。
还有两个弟弟。

——多么好的一个家呵!

——玛丽亚,想吧:母亲病了半年,到现在还没有好。我们都没有事做,
我们都要吃饭。……

玛丽亚的脸沉下去了。

——上帝对待我们多么残酷,你可以想象得到。可是我们要生活下去

……

他噓了一声,又说:

——安娜在困苦的日子里长大了，长得像你那么的美丽。可是……天呵，我今天晚上怎么能够回去呢？

于是，脑袋又伏在桌上了。

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伤感的柴可洛夫面前，玛丽亚投了同情的视线。她轻轻地问着：

——安娜在哪里呢？

二

安娜冻在零度以下的街头。

背靠着一家酒馆的墙角，披着破旧的大衣，受着风和雪的欺凌，她没有反抗的力量。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一个行人；路灯光照着白滑的积雪。

想着上帝遣派了自家到这里来受罪，起先她是在家里悄悄地祷告着；终于昂起身子走出家门，待决的囚犯似地站到这里来了。

一阵阵的钟声送着她，凄清而且肃穆。当她走过礼拜堂的门口，她听到里边低矮的、念祷文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她又走过一家洋房的门口，她看见窗子里边移动着人影：有的手捧起酒杯一仰脖子就干下去。于是一阵酒后的欢笑声了。

上帝也安排下了酒，暖和的洋房，披亚娜，给一般所谓贵人们去享受。

就说这些贵人们吧，和安娜之间有着多么长远的距离呵！……

然而，即使安娜那时节的年纪太小，记不起来，她的哥哥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总该不会忘记在圣彼得堡，他们一家也曾有过被上帝所垂青的生活。他们逢到圣诞节将要来到的时候，就把那圣诞树在客厅里种了起来；每



万赖鸣插图

天,大家都忙碌着圣诞节的礼物。顽皮的柴可洛夫老是缠着父亲要许多东西;有的时候连安娜的也给他抢去了。从小就有着异常柔静的天性的她,是决不致和柴可洛夫相争夺的。对于她这无比的好性情,父亲是那樣的垂爱她,捧着她的嘴唇就是一个吻!而母亲呢,她却特别地钟爱柴可洛夫,她说这个儿子是未来的俄罗斯的大人物。

一个新的天地在圣彼得堡出现了。

就从那年起,安娜,柴可洛夫,跟着父亲和母亲逃亡到哈尔滨。

一个圣诞节又是一个圣诞节——

而今天又是圣诞节的前夜了。

哈尔滨的圣诞节永远是降雪的。白茫茫的一片，世界已经到了尽头似的，这颜色多么可怕哪。

安娜抖悸着。

酒馆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来，她一怔，忙缩到角落里去。她的眼珠子像天空的星星那么地发着光。她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拐了出来，嘴角衔了支烟，一歪一斜地朝她这边冲过来。

——再会，玛丽亚！

他挥了挥手，声音怪熟悉的。

等到他冲过安娜的身边的时候，她发现这就是柴可洛夫，她的哥哥。

但是，她不敢招呼一声。……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一边吸着烟一边走着路，雪躲在他的脚下，毫无声息地。风像一把利剑那么地刺着他的鼻尖；他的耳朵，他把大衣的领子拉紧了点，缩起脖子一步一步地往左边拐去了。

到了家，酒意也在风雪中醒了许多。他放轻着脚步跑到楼上去。

他打开母亲的房门。

——妈……

——唔……亚力山大么？

——是的，是亚力山大。

柴可洛夫摸索到她的床前，跪了下来，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。

——你的手怪冷的。

——你呢，你觉得舒服么？

——还不是一样？我……咳，咳，……

她咳嗽着。

周遭是漆黑的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——安娜哪里去了？

柴可洛夫忽然问道。

——她么？她……

——怎么，不在家里么？

咳，咳，咳，……我止不住她，她一定要去……

——哦，安娜怎么可以……上帝！你知道她是那么纯洁的处女呵！

柴可洛夫凄然地说。

他扔下了母亲的手，飞奔出去。

——亚力山大！你到哪里去？你……

床上的病人喊着，咳着。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已经走出去了。

三

风停了些，雪花却更浓密地在天空飞舞。地上是滑腻的，柴可洛夫像溜冰那么地走着，又急又快；然而他应当到哪里去找安娜呢？他可一点也不知道。

在前面，有个女人的影子闪了一下。

——安娜！

他叫着，奔了过去。

站在那里的不是安娜，是一个乞丐婆，伸出那黄瘦的手，喃喃着：

——少爷……少爷！

柴可洛夫头也不回地走开去。

他的脑袋胀裂起来，非常的难受。他
不明白安娜干么突然宣示了她情愿受
罪！这么大的刑罚不是年轻的安娜所受
得住的呀！

他记起今天安娜的话：

——哥哥，我不埋怨你；根本像我们
这些被上帝所遗忘了的人在哈尔滨是不
容易找到工作的。你有劳力出卖，却没有
人肯买，甚至在极低微的代价上，他们也
会摇脑袋的。我们几年穷苦的日子是这样
的过去了。而现在，你瞧：妈的病一天
天地沉重，我们忍心让她这样地死去么？
还有两个小孩子，他们不是又饥又冻，蜷
缩在壁角里低低的哭泣着么？救救他们
吧！哥哥，我可以牺牲；我已经足够勇敢
到世界上去奋斗了！

——安娜！哦，安娜！

他不敢想到在这无尽长的寒夜，哈



尔滨的街角站立了一位美丽的少女，她有着十多年保留下来的纯洁，向每一个过路的男子兜售。也许只拿到非常低廉的价格，她的贞操的碎片就要在圣诞节前夜的礼拜堂的钟声里散了下来……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又冲进了那家酒馆。

玛丽亚披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准备要回家去了。瞧见柴可洛夫满脑袋染着雪片，慌张地冲到自家的面前，觉得非常的惊怪。她扯着他问：

——你疯了吗？

——玛丽亚！你……安娜看见过没有？

亚力山大，你今天……

——哦……算了吧！

他撒下玛丽亚的手就走。

——亚力山大！亚力山大！……

可是玛丽亚已经追不上了。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幽灵似地在街上走，偶尔撞到一人，被骂了一声便过去了。他失去了神经主宰；他的脚下轻了起来，滑在雪地上向前走。

安娜的影子也瞧不见！

他更不敢想到安娜在明天回到家里来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张脸子。以后她的身上再也无可夸耀的东西了；也许她就打算生活下去，把一家人的衣食负在她的背上，每天夜里，她照例地出去……

他能让安娜这样吗？

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耻辱，一团火似的烧红了他的心，他愤怒了。

拳头紧紧地握起来。

再也不感到寒冷，柴可洛夫在夜的街头奔跑着。

半个钟头以后——

在一条更死寂的街上，却有一家舞场在那里响着爵士的骚音。因为是圣诞节的前夜，场子里直到现在还不减其热闹。那带着肉和酒的气息的嘈杂冲破了街头的静寂。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走过这里。

猛地他发现了不远的前面，一对男女紧偎着一块儿走。他想，得赶上去瞧瞧那个女的是不是安娜。

便加快了脚步。

从背影上看去，愈近愈像是柴可洛夫的妹子。于是他的心一步步地紧张起来，拳头也握得更紧了。

那对男女拐了弯，转到一条横街上去：那里有一家旅馆的招牌用霓虹灯闪耀着。他们在霓虹灯下一闪便消失了。

柴可洛夫出力赶过去。

他瞧着安娜被带到房间里去，门咯地一声关上了。睁着炯炯的两只眼珠子，他走到房门外，正想举起手来敲门的时候，男子的狎邪的声音传了出来：

——安娜，多么美丽的俄罗斯名字呵。我们那里是有着兰子、百合子那些东西的；来到哈尔滨却碰见你哪！可是，安娜是俄罗斯女儿呵！

俄罗斯！

亚力山大·柴可洛夫的眼珠子冒火了。

他开始狂暴地敲着门。